手語傳譯員蘇劍雲講出聾人心聲

未看手語傳譯員蘇劍雲 (Billymarken) 的專訪前，大家先要接受教育——

當大家以為把聾人喚作「聽障」是較文明的叫法，蘇劍雲表示這是錯誤的，「他們不接受『聽障』，因這樣好像是說他們有障礙、有問題，他們覺得只要轉換溝通方式，無論能力和智力都是跟常人無異的。」也不應叫「聾啞人士」，他解釋：「聾人不是啞巴，較年長的聾人說話能力低，只因過往沒有相關的教育。」

父母都是聾人的蘇劍雲聽覺健全，因從小要跟父母溝通，令他學懂手語。可惜父母對他成為手語傳譯員感不屑，更認為他在羞辱他們。他的父親蘇達成是一名國畫維修師，曾復修張大千、齊白石、徐悲鴻等大師的作品。

蘇劍雲經常出鏡，由立法會會議到特首選舉辯論，以至早前閉幕的東京奧運，他也在港台的相關電視節目充當手語傳譯，該台將於本周開始播送的《東京殘奧時刻》也有他的份兒。

寫稿人為求文字多點變化，有時用「聾人」、「聾啞人士」、「聽障人士」以至「傷健人士」，但一直活在聾人圈子裏的蘇劍雲代他們回答，聾人們只接受「聾人」兩字，其餘一概不接受。「聽障，好像低常人一截；傷健人士？似乎講輪椅人士或手腳（殘疾）的人。聾啞？聾人不是啞，他們是否能說話，很視乎香港對聾人的教育。「年紀愈大的，通常講不到嘢；年紀愈後生的，愈能講說話，他們接受過語言訓練。」他以50歲作分野，「通常50歲以下的聾人，說話能力已好多了。35歲以下的，就再好啲。」

他解釋：「香港有聾人學校，早在2008年引用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之前，香港已有語言治療師教他們發音。」但他指學位不足，「每級只是收十多二十個學生，剩餘的（如弱聽）去到主流學校——我見到有些個案，訓練出來的學生，連一句完整的句子都講不到，手語也做得很差。」

沒有世界共通手法

隨着社會進步，他說坊間最好的聾人教育是中大的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」，但這計劃只限在指定學校實行。「他們主張在課堂上，除了有教書的老師，也有即時手語傳譯員在旁。這些學校每班有約四分之一是聾人學生，在這計劃下的聾人學生成績真是好很多。他們除了能講說話，手語溝通沒有問題，而且學業能追到一般人。」

但這個並不是長期計劃，隨着賽馬會及外界贊助完結，也有可能隨之結束。

總括來說，蘇劍雲認為若一般學校在課堂加設手語傳譯員，能解決聾人學生的學習需要。他亦指這些學校沒有欺凌聾人學生的情況，「這些學校會有相關教育，教一般學生與聾人學生如何融洽相處。」

蘇劍雲為港台的奧運節目做即時手語傳譯，他笑指最大困難是翻譯國家名。

舉例指如美國這個熱門國家，蘇劍雲會使用香港慣常打法——手語跟語言一樣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手語，鄰近地方和文化會很相似，但偏遠地方則可以完全溝通不來。「烏干達、肯尼亞、埃塞俄比亞，這些國家名不是本地常見的國家名，我會用他們國家為自己國家名所定的專用手語。」

在運動項目方面，他也遇到一些冷門項目，例如不定向飛靶，蘇劍雲說自己那次即場創作。他舉起雙手裝作「不定向」的泥盤，然後在空中「舉槍」發炮。「我其實可照字面傳譯，但我覺得以動作去表達更易理解。」

不同國家或地區有不同手語，他側頭一想說：「香港跟澳門的手語相似度達93%，但隔着條深圳河以外，相似度已下跌至七成，若中國北方的話，相似度會再跌。至於台灣，跌超逾五成，他們的手語偏近日韓。」他舉例，香港的「時間」手語是指一指手腕戴錶的位置，內地則是用手指模擬時鐘的指針。

同樣地，跟語言一樣，英文是國際語言，而美國手語也是較國際化，「有一些香港聾人，除了學會香港手語，也學了美國手語，譬如說若他們想進修，主要會去美國，因美國有專門為聾人而設的大學。」他沒有學習美國手語，但略懂內地手語及國際手語。「國際手語其實有等於無，因它只是用來開國際會議，它大部分時間都是以串英文字母去做。他們串字好快！」他接着解釋，美國民間手語像香港手語一樣，以意譯為主，串字母的手語較常在開會時使用，這樣比較清晰。

不同國家使用不同手語，也有鬧笑話的時候，這時他舉出中指笑說，國際的中指手勢代表粗口，但在韓國——他左手舉出中指，右手指着中指，「這在韓國代表一座山。」他笑着望一望自己雙手說：「咁都似係一座山嘅。」還有一款中指在不停移動，再配合另一隻手打橫放，「這是濟州的意思，郁吓郁吓，代表鋸咗座山。」

香港手語也有舉中指的，他伸出中指然後配搭扭曲的食指，兩指靠在一起，「這個意思是『中間』。」若遇到潮語，又怎樣譯？

他倒抽了一口涼氣道：「潮語……只是擺番個意思。」

六成表情四成手勢

跟別的手語傳譯員最大不同的是，蘇劍雲除了做動作外，還配搭很多表情去豐富畫面。「我常常都說，表情佔六成，手勢佔四成。」例如遇到立法會辯論，「為黃的議員做手語傳譯，要給人黃的感覺；為藍的議員做呢，也要有藍的感覺。」他再舉例指：「長毛擺架坦克出來，我都要扮擺架坦克；何君堯，類似有共產黨的氣勢吧！」問他是否屈起一隻手靠在胸膛的革命手勢，他不住地點頭說：「對！」有時同一時間有兩三個人說話，他的身體可靠左、中、右以代表3個人。疊聲最令他頭痕，他搔搔頭笑指：「完全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。」

撰文：譚淑美

mentam@hkej.com

#譚淑美 #城市定格 #訪談錄 - 手語傳譯員蘇劍雲講出聾人心聲